

02

# 武清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1990)



政协武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武清文史资料选辑

## 第四辑

(1990)

政协武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杜建时



天津市武清县文化局新闻出版管理科津武文

图字（九〇）第〇〇三号

## 武清文史资料选辑

### 第四辑

政协武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清县印刷厂印

184×130毫米 32开5.875印张 145千字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工本费2.80元）



京津塘高速公路杨村收费站

曹冬利 摄



京津塘高速公路武清段

曹冬利 摄





杨村街一角

曹冬利 摄



开业时的武清商业大厦

杜宝江 摄





辛庄铁路、公路立交桥

曹冬利 摄



横跨运河的杨村大桥

杜宝江 摄





杨村第一中学

曹冬利 摄



武清城关中学

曹冬利 摄

# 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

## 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各位同志：

这次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并规划当前的工作。

刚刚经历过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留给我们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用历史事实进行教育，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



EAS 1/5

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许多朋友和同志，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孜孜不倦地撰写出大量的史料，又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编印成精神产品，广为发行和传播，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光荣的。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李 先 念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 目 录

|                                   |                |
|-----------------------------------|----------------|
| 回忆开辟武清九区的几个片断·····                | 张忠云 ( 1 )      |
| 夜袭杨村镇·····                        | 蒋德华 ( 12 )     |
| 武清县路南地区执行两面政策开展两面<br>政权斗争始末·····  | 严如良 徐景花 ( 19 ) |
| 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斗争·····              | 严如良 刘启顺 ( 29 ) |
| 黄花店堤南我军反扫荡的一次胜利·····              | 沙国璞 ( 39 )     |
| 诛恶棍杀惯匪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 于 智 ( 43 )     |
| 忆解放战争期间遵守群众纪律的两件事·····            | 马志宏 ( 51 )     |
| 悼念卢秀、李勋二烈士·····                   | 孙士奎 ( 54 )     |
| 坚持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br>——记朱俊杰、吴素珍烈士····· | 刘启顺 ( 57 )     |
| 忆武清城关“六月惨案”·····                  | 吴克礼 ( 62 )     |
| 杜建时同志生平·····                      | 郑 杰 ( 64 )     |
| 杜建时生平补遗·····                      | 文 强 ( 66 )     |
| 忆族兄杜建时·····                       | 杜 琦 ( 73 )     |
| 从接收天津到垮台·····                     | 杜建时 ( 77 )     |
| 武清县第一所私立中等学校·····                 | 杜 琦 ( 108 )    |
| 忆杨村一中前身 黄花店小学中学补习班·····           | 张宁经 ( 110 )    |

|                         |          |
|-------------------------|----------|
| 武清城关中学轶事·····           | 吴克礼(113) |
| 武清县初级师范学校琐记·····        | 马悦龄(119) |
| 南蔡村“九五”农中始末·····        | 李克山(127) |
| 《武清日报》始末·····           | 沙国璞(135) |
| 武清拳师李瑞东轶事·····          | 曹洁如(140) |
| 通臂拳名家——张策·····          | 孙福山(143) |
| 古镇——太子务·····            | 马悦龄(149) |
| 华北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杨村双龙桥··   | 孙福山(151) |
| 王庆坨小碑林的搜集与倡建者曹洁如先生····· | 刘学仁(154) |
| 武清县电力事业的发展·····         | 张 申(159) |
| 忆尊师柳亚子先生二三事·····        | 于寓真(165) |
| 沦陷三事·····               | 曹洁如(171) |
| 旧闻追忆·····               | 刘光环(174) |
| 杨村话旧(二)·····            | 杜 培(176) |
| 武清著述二十三种·····           | 缪志明(186) |
| 杨村、蔡村、河西务题咏录(一)·····    | 缪志明(194) |
|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 编 者(211) |



## 回忆开辟武清九区的几个片断

张 忠 云

我原籍河北省大城县。1945年春奉静大县城工部之命，赴天津市内做地下工作。日寇投降后，冀中区党委天津工作委员会（驻霸县杨芬港）派我到天津县三区（现北郊区铁路以东）任民政助理，后任区长兼区小队队长。到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津郊的封锁、分割，使天津县、区之间不便领导，为此，冀中区党委撤销了天津县。在铁路以西另建津武县，铁路以东我工作的三区，划归冀东十四分区武清县领导，改称八区。

1947年武清县新开辟了九区。我于当年夏初时节，调任九区区长兼区小队队长。当时的九区处在运河以西、杨村以北、河西务以南。西至敌人盘踞的旧城关。这一地区国民党乡保甲组织、地富反动武装纠集在一起，不仅未被我们打击削弱，加上由运河以东解放区溃逃来的还乡团等反动武装，反而增强了反动势力。由于敌人拼命想保住北平、天津之间的铁路与公路的交通安全，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败局，还在南蔡村等处建立了据点。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开辟九区的工作，困难是较大的。

当时九区干部配备很不健全，区小队仅有两个班。根据

上述情况，区委书记赵国山同志和我，还有民政助理于静波同志（现在北京市怀柔县，已离休），遵照县委提出的“利用、分化、瓦解国民党乡保组织，收缴武器迅速壮大自己，打开九区局面，为巩固运河东部解放区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的指示，决定依靠现有力量，白天借友邻地区休息，夜间进入蒋管区进行游击活动，展开政治攻势，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各战区的胜利，以争取群众，孤立敌人。对国民党乡保人员，则贯彻宽人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迫使其向我方靠拢，为我服务，孤立少数顽固派，以实现利用、分化、瓦解敌人，打开九区局面的目的。经过贯彻上述措施，有的地富分子向我交出枪枝弹药，有的保甲人员秘密为我做一些事情，局面开始好转。

时隔不久，区委书记赵国山同志，因频繁的游击战斗和艰苦的生活而患病吐血调县，后又调刘盛兴同志为书记。

我虽然在九区工作时间不长，但确实应该回忆的好同志、好房东人数不少，甚至明为保长、暗地为我工作的也不乏其人。只是光阴荏苒，已经过去43年，个人一些记录文稿，均已散失。只能就个人感触较深的事情，记述以下几个片断。

### （一）武装征收公粮，从经济上打击顽固分子

我到九区工作，在夏季头一次征收公粮时，就遇到了敌人和保甲人员政治和军事的反抗。他们不准群众向我方交公粮，保甲人员又多是地富分子，他们对共产党既怕又恨，更不愿支持我们去打他自己。加之当时的北运河，除国民党军盘踞的杨村以外，一座桥梁也没有。那时，最早的季节，运河水也是长流的，加上敌人的封锁，向河东解放区运送公粮极不容易。虽多次催缴，国民党保甲人员软磨硬抗，毫无进



展。可是军粮任务完不成，作为一区之长，如何对得起党与前线作战的同志？并且当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我们解放区的村子，如果给敌人送了粮食，就叫通敌；蒋管区的村子向我方交了公粮，起码说这个村的保甲人员给我们做了一件有益于革命战争的事情。

正当我们焦急之际，县财政科长王建国同志（现在天津市农委工作），带着一名交通员找到我们。在讲到全县征收公粮时，他说：“全县征收公粮，已发动起来，进度很快，唯有你九区不见行动，大概是困难多些吧！”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想到他作为战时县政府的财政科长，如果不能把公粮按时交齐，他的责任比我更难承担了。我思索了一阵，把我早已想到的征粮办法向王科长讲了出来。我说：

“九区的任务一定完成。但敌人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实力都比我们大得多，如果用正常的征粮方式，当时是斗不过敌人的，任务也难完成。只能采取发动群众，重点突破的方法，以地富互相勾结、抗交公粮的事实发动群众，并用区小队（此时已发展到30多人）武装押运，重点突破一个保长最反动、地富较顽固的村子。只要这一着胜利了，将会震动全区，就会胜利完成征粮任务。”王科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并说：“你何时行动，我也参加。”我说：“明天拂晓前，到亭上村实现这个计划。”

第二天后半夜，我和王科长集合全区干部、战士近40人，蹚过运河，拂晓前到达亭上村，布好警戒，以备战斗。继而派人用广播筒高房喊话：“老乡们，你们村保甲长和地富勾结在一起，按照其主子的旨意，抵抗向共产党、八路军、人民政府交公粮，现在九区派人来你村征公粮，请你们

起来帮忙装口袋、套车、送粮。”不大工夫，人来了很多，便在我们预先了解的地主、保长等几户粮多的顽固分子家中，有的装粮，有的套车。到吃早饭的时候，已装车完毕，粮食数量比分配的任务还多。大家一方面高兴地认为，这回可打击了地主阶级和保甲人员抗交公粮的嚣张气焰，给劳动人民出了一口气；但另一方面又有点耽心，不知以后怎么处理公粮的摊派。此时，我站在车上向群众讲：“我们今天到你们村用这种方式来征公粮，乡亲们一定觉得奇怪。现在我告诉大家，敌人和保甲长勾结起来，抗粮不交，妄想从经济上卡我们，这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办法。今天大家热情帮助装粮、套车的情景，可以看出来，广大群众是欢迎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政府的。只是因为现在他们手里还有枪杆子、印把子，老百姓不敢公开接近我们。所以现在当着大家面宣布：‘今年你们村的公粮，就由这几家代全村交了，不许他们事后向各户摊派。如果他们不听，我们查明了，就按反攻倒算的罪行惩处他们。’”讲完以后，一辆辆运粮大车，就越过北运河，把粮食运往河东解放区。

现在看来，这个征粮办法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处在战争时期，环境又那么复杂，确是被敌人逼出来的办法呀！亭上村的武装征粮，立即传遍了全区，使那些抗粮不交的顽固分子，受到很大震动。他们怕自己吃亏，都按照分配的任务交了公粮。九区的征粮任务，很快完成了。

## （二）区别对待乡保人员

瓦解敌人营垒的工作搞得好坏，对开辟全区影响极大。所以，当时分析：过北运河进入九区，最适宜的两个村子，一是大十百户对过的大道张庄，一是蒙村对过的蒙村店。这



两村附近的北运河，河水有不少较浅的地方，便于我们过往。但是大道张庄的保长非常反动，绰号刘老蝎子。在村里搜刮民财，欺男霸女，无恶不做，群众恨之入骨。他有匣子枪一支，不仅不向我们交出，反叫他的二儿子携枪跑到城关，并扬言与共产党、八路军势不两立。同时该村还有国民党大乡长张洪儒，仅自家就有机枪一挺、步枪数支、手枪两支。他虽然携械逃往城关，但经常回乡、回村进行反革命活动。张洪儒不足30岁，是个地主秧子，还抽大烟。群众说他无多大本领，民愤也不大，但是他不赞成共产党。他当大乡长，主要是依靠其表兄国民党武清县自卫总队大队长王子仁作为后台。

蒙村店的保长赵甫（记忆是赵甫）虽然也是地主家庭，但他20多岁，经过接触教育，思想较开明，愿意为我党、我军做点工作，以立功赎罪。此外还有三间房保长（名字记不清了），后小幼庄保长张西等，表现均较好。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后决定：对大道张庄保长刘老蝎子进行镇压；对大乡长张洪儒抓捕后迫其交出枪枝，以观后效；对赵甫、张西等抓紧进行正面教育，作为首批争取、利用的重点。

在进行上述工作中，于静波同志是应该受到赞扬的。他不仅熟悉情况，而且善于做国民党乡保人员的工作。因此决定，由他带部分战士，执行对刘老蝎子和张洪儒的抓捕任务。经过一段周密的调查，以及由内线人员提供的情报，于静波同志率领的人员，终于在7月的一天泅水过河，在大道张庄村捉住了刘老蝎子和张洪儒。不久，便在一天下午，由武装保卫，在该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刘老蝎子的种种

罪行，并当场执行枪决，大大振奋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大灭了顽固分子的气焰。

对张洪儒则在扣押后多方进行教育，促其改变反动立场，交出枪枝弹药，以武装我们自己。但张一口咬定，他的枪已由其表兄国民党武清县自卫总队大队长王子仁收存，无法向我区政府再交出。后来又说在本村××表兄处存着。于是我便在审讯后的第二天夜间，带领战士数人，冒雨泗水过河，到大张庄其表兄家收缴枪支。其表兄则说，枪是有，但存在王子仁处，没在他这里。如果相信他，三天以内，能取来快慢机盒子一支，枪牌橇子一支，子弹一部。但机枪和步枪因目标太大他取不来。我当即宣布：暂时先交两只手枪，一部分手枪子弹，第三天晚上我到你家来取。并反复强调，枪弹分别包装（此即暗示，我有防范之意），否则后果由他负责。说完就冒雨而回。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又带人到了他家，很顺利地收缴了快慢机盒子和枪牌橇子各一支，还有一部分手枪子弹。其表兄要求放回张洪儒。我说：“早已向你说好，先交两支手枪，以后把机枪、步枪交齐，才能放人。”事后，我们便转移了。但没有料到，其表兄第二天就全家逃往城关，告知张洪儒之母和妻子，如不交机枪和步枪，张洪儒不仅回不来，连性命也保不住。听说其母曾多次找他侄子王子仁要他交出枪支，但王怕事情败露，恐担“通共”罪名，没有答应。其母和妻子，觉得不交枪，张洪儒准死无疑，就给张洪儒在城关办了丧事。他们哪里知道，过了一个多月，张洪儒在我们管教下身体较好，戒了大烟，剃了光头，也不像个地主秧子了。但中断了与王子仁要枪的联系。